中國青年

本期目錄

社評
孫傳芳向北伐軍宣戰
江蘇學閥之改良政策
開學以後工作
謝爾盛斯基
討赤聯軍下之天津學生
福州青年之爭鬥
十一月七日(詩)
對於革命者的悲觀(通信)
士兵生活與政治工作(通信)
書報介紹
同胞快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讀者之聲)

第六卷第九號
(一三四期)
民國十五年九月廿一日出版

主幹 夏丏尊

一般

誕生號

出版

一般的誕生　劉叔琴
一般與特殊　丏尊譯
中國的國家秩序與社會秩序　劉薰宇
青年的生活問題
讀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范壽康
一般的錯誤　李未農
趣味豐富的秋底天象　匡互生
旅英雜談　孟實
不死（小說）　孫福熙
遺腹子（小說）　聖陶
長閑（小說）　丏餘

書報評林

張資平的戀愛小說　默之
『經今古文學』和『古史辨』　王伯祥
關於『性史』的幾句話　周建人
評『學生雜誌』　沈本權
介紹與批評（九篇）　石岑等

時事摘要

本誌定價	
國內	國外
每冊二角	每冊二角四分
半年一元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	全年二元四角

▲開業期內特價八折▼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

開明書店

孫傳芳對北伐軍宣戰

孫傳芳以巧起家，民十三年乘齊盧戰爭而取得浙江，去年又利用民衆反奉的情緒及國民軍與奉系之對抗而奄有江蘇，於是收復閩皖贛於其勢力之下，自封爲總司令，隱然雄據五省，獨霸一方。 誰不知孫傳芳爲北洋軍閥的餘孽？但他自坐鎮江蘇以來，即勾結江蘇的紳士階級，和租界的英帝國主義，沆瀣一氣，共同壓迫人民，他殺劉華以獻媚於帝國主義，殺周水平以取悅於地主階級，親訪南通土皇帝（張謇），以堅固與江蘇大資產階級政策之聯絡，親來上海會晤英法帝國主義者，以求得其援助與諒解。 他的保境安民的口號，漸進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及提倡大上海主義，任命丁文江爲淞滬督辦，交涉收回混廨，和越界築路等改良的行動，頗博得一部分資產階級的喝采。 孫傳芳如此向大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要求妥協，實爲要獻身於他們做一武力的工具，使軍閥，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對平民的統治可以堅固，可以延長。 我們看他對上海江蘇人民的搜括，實在是苛虐已極，如破壞閘北自治，徵收宅地稅，捲煙稅，房捐，貨物稅，米捐；護庇煙土；解散保衞團；封閉上海總工會，及國民黨黨部，禁止罷工，嚴防赤化，任意逮捕殺害愛國志士，禁止愛國集會等行動，我們即知道孫傳芳的凶惡橫暴也不能讓奉系軍閥及吳佩孚專美於前；不過一個是露骨的橫暴，一個倘笑裏藏刀而已。 孫傳芳的『保境安民』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主義，你如果相信牠是實在的，你就要被他笑死，他笑你們眞是老實百姓，可以被他玩於鼓掌之上。 實在人未犯他，他已犯人，他早已助吳佩孚以餉械，命唐福山出兵侵擾湖南，援助趙恒惕回湘，援助國民黨右派侵粵，近來調兵運械，集重兵於贛境，時時想窺伺着北伐軍的失敗，而侵佔湘境，斷北伐軍之歸路。 最近他竟致哀

的美敎書於蔣介石，命其於廿四小時內退出湘境了，好個大言不慚的孫傳芳，他竟要興師動衆，耀武揚威，繼承吳佩孚之衣缽發動「神聖」的討赤戰爭，使五省人民爲他割據一方的野心所犧牲。　我們可以預言，孫傳芳的討赤戰爭也會如吳佩孚一樣加速自己的滅亡，討赤的結果只是討滅了自己。　孫傳芳自來就是一反動的軍閥，他對於北伐軍何嘗不願滅此而後朝食，他過去的守中立，實在因他內部空虛，自己親信的軍隊不過三萬人，如陳調元，白寶山，陳儀，周鳳岐，王普，夏超，都是可以隨時利用他的崩潰，伸張他們的慾望的。　至於贛省賴世璜，蔣鎭臣，唐福山之傾向北伐軍，鄧如琢之不願受其指揮；閩省閩軍與北軍之衝突，及閩南民軍之同情於廣州政府，這些弱點，更使他對廣州政府不敢取強硬的態度。　更何況，山東的張宗昌時時想報去年孫傳芳反奉之仇，冷眼靜觀，專等着孫傳芳的軍隊開拔入贛後，他的軍隊好從容南下呢？　在北伐軍一方面，從前既約孫傳芳共討反動軍閥進攻山東而未遂，現在他受國民政府的任命又不從，是他的軍隊，時有與北伐軍開釁之可能，是閩贛二省時有侵犯湘粵，擾亂後方的危險。　何況孫傳芳的舊性未改，反動依然，爲撲滅軍閥，實現民主政治自不能任其偏安一隅，荼毒人民？　所以北伐軍與孫傳芳之衝突，民主勢力與封建勢力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在表面上挑戰的是屬於北伐軍一方面。　只要有是非之心的人，一定要主張與北伐軍聯合，共同消滅孫傳芳，我們看孫傳芳內部之虛弱；防奉又須防粵；又無吳佩孚之威望，可以鎭懾吳巳軍隊；所以孫傳芳的勢力之衰微，不足當北伐軍之一擊，乃是必然的。

最可嘆的是英國帝國主義自始即由其工商日報，字林西報等喉舌，大聲疾呼，力促孫傳

芳之侵湘，攻粤，以救吳佩孚之危亡，但是他終不能克服軍閥內部的衝突和矛盾，卽不能使孫傳芳安心的替他服務，消滅兩赤，此時看見北伐軍在武漢之勝利，急得目瞪口呆，却又無可如何。　於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運命，乃已宣告完結一半矣。

江蘇學閥之改良政策

江州學閥所指揮下的各團體，（如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等）近來組織了一個什麽學校畢業生就業指導委員會，『以研究畢業生就業問題，作適宜之指導，期使減免失業爲宗旨，』據他們的調查，『中學一部分自民國五年至十四年間，統計畢業生不失學又不就業者對於其總數所佔之百分比，最大爲三十六，最小爲二十二，卽畢業生百人中，多或有三十六人，少亦有二十二人未得出路，此一省區一部分學校之現象也。』這是十年來的平均統計，還只是江蘇一省（全中國最富，兵災最少的一省）又是一部分學校的現象，我們想像江蘇省全體學校的現象何如，全國的現象何如，十四年失業學生的百分比，與五年失業學生百分比，相比較爲何如。『乃若最近上海郵務生之招考，定額不過數十人，月薪不過數十元，而應考者在六千人以上。　乃至外國留學畢業歸來，昔日歡迎之不暇者，依本屆調查，百人中亦有五六十人，急切未有所事。』又據江蘇省教育會之報告『僅就國內大學畢業生計，每年數逾四千，而中等學校畢業生暨國外學校畢業生其數尙不與焉。　因是每逢寒暑兩假輒有大批畢業生薦牘紛投，欲求位置，結果十之七八未能如願，致畢業者愈多而失業者愈衆，其得有職業者又大半用非所習，如農校畢業生當書記，警校畢業生謀稅務之類又覺指不勝屈。　各省情形，或亦類此，年復一年將何了局？　教育前途危險孰甚？』　我們看見了這些數目字，不待任何宣傳，卽可觸目驚心。

知識階級的失業隊伍。是如何日漸濃厚與密集啊！ 哪裏是我們的出路，江蘇學閥在給了些膚淺的辦釋之後，提出的辦法是（一）調查畢業人數及種類，（二）『官民一體，通力合作，』請各地方軍政教育實業各種[illegible]機關，爲畢業生留出練習地位，（三）由當地紳商富家，開闢農林，興辦水利，提倡工商，修築道路，開採礦產等等，畢業生均可有事賴以救濟。

我們不論此等辦法，都是些廢話，兩重壓迫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開發實業的希望；我們也不論調查畢業生的結果，決沒有[illegible]加些隻燒餅，增加一點國富的神通；我們只指出此委員會的作用，是很險毒的，牠的作用乃[illegible]裝出假慈悲的面孔，同情學生的痛苦，獲得學生對於江蘇學閥的信仰，以爲江蘇省教育會是擁護學生利益的機關；吸引一部分學生，餌以職業，引爲黨羽；使學生在學校中不得反對教職員，否則不給你介紹位置，陷你於飢寒地位；企圖居間壟斷介紹職業的工作，使各種教育，軍政實業重要機關，變爲一派擴張黨羽，扶植私人，排斥異己的機關；在學生羣衆間創造改良的幻想，使學生間革命運動消沉。 此種政策即令着着實現，也不過是拔趙幟，易漢幟，以新人換舊人，決計開闢不了新的生財的消路，而知識階級的失業恐慌仍然存在。 讓那些愛鑽狗洞的學生，高興學閥的這種計畫；讓革命的學生羣衆一針截破這西洋鏡，大聲疾呼，只有組織民衆，國民革命，才能解決我們的失業問題。

開學以後工作

驍生

現在各學校都已開學了。 在討赤軍閥競爲雄長的軍事倥偬的中國現狀之下，教育經費

太半被軍閥剝削充作軍費，各地學校不因經費支絀而呈破產現象，即因學校爲丘八盤據而不能開學。 在這種現狀之下，每一稍有覺悟的青年學生應該明瞭什麼『安心求學』，『讀書救國』等好聽的話，都只是那些『教育家』用以催眠學生的符咒。 在軍閥統治之下，決不能眞的使學生能夠『安心』讀書，有時甚至於『無』書可『讀』。

青年學生在目前應該打破一切『安心求學』的幻想而很切實的找自己的出路，計畫自己爲解除自身痛苦一計，所應該做的工作。 秋季開學之始，是各地學生在學校裏集中，繼續讀書（？）的時候，同時亦就是一切學生中之覺悟分子計畫，他在本學期除了讀刻版的學課而外，應該作些甚麼工作的時候。 現在將我個人想到我們學生在開學後所應該逐一努力的工作略述於後：

一，整頓幷發展本校的學生團體。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青年知道中國學生當前的職任是在政治方面，顛覆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的統治，在學校方面，應該爭求學生自身之一切利益和自由。 達到上述兩種反抗運動勝利的先決問題，就完全在學生自身的組織與團結。 在最近一年來各地學生亦漸漸覺悟鞏固學生本身組織的重要，因之各地時有學生因組織學生會致遭壓迫而發生學潮的事發生。 在開學以後，我們一離開家庭在學校中集中的時候，就是很迅急的注意於本校學生會的組織與整頓的時候。 注意引導多數同學參加學生會的工作，多作要求改良學校設備，學課，衛生的事業和公共娛樂學術講演的工作，使每一個同學都感覺到學生會是於他自己有利益的。 過去有好些學校的學生會，只知以學生會名義參加愛國運動，鬧學潮和一般的政治鬥爭，忽視了在同時應該注意於學生會在平時對於全校同學謀公共的

羣體，使多數學生一致的愛護學生會。

結果使學生會變成了少數學生領袖的學生會，而多數學生不能對學生會感興趣。

這樣學生會的工作不能羣衆化，勢必使學生會負責的少數領袖與學生羣衆隔離而使學生會的組織日益鬆懈。

一旦遇着反動勢力的打擊，即不免弄到領袖無端被開除，羣衆解體的結果。

這是各地學生領袖在過去所不免的錯誤而是在我們今後工作中，應該加以糾正的。

上述整整學生會，在學生會工作中去改進學生的一切利益，固然是需要一個較好的政治環境或比較不反動的學校當局纔能易於進行的。

但是同時我們尤應知道，愈是環境不好，學校當局反動，愈值得我們去做這些工作。

因爲我們必須在日生活的零碎鬥爭中，去鍛煉我們鬥爭的經驗并提高我們的革命情緒。

經過幾次的零碎爭鬥與挫折，一定會使我們的戰鬥經驗加多，革命信仰加强。

復次，在學生中之一切文學研究會，學術講演會，及其他體育，音樂等類的團體，我們亦應注意組織與參加。

因爲在學生羣衆中，是一定有一些愛文學，愛體育的份子的。

在每一種相同的嗜好之下，一定有十個、二十、三十以上但學生羣衆的。

我們與其佔在門外笑駡那些迷信戀愛，風花雪月式的詩人之不應該，不如鑽到他們當中去或把他們組織起來提倡革命文學（再者，一味的嘲駡，有時要引起無謂的反感，遇必要時，這些詩人、體育家也會一樣的破壞學生會的工作）。

再者我個人感覺。在學生運動中，僅只是少數在學生會負責，當國民大會的主席，示威演講，當國民黨區分部黨務委員的學生領袖、是不夠用的。

我們以後需要一批文學家，體育家的學生領袖。

在革命潮流緊張時，一定可以由這些革命化的文學家，體育家把大批的詩人，選手，球隊從書房內，從操場中帶到戰場上來。

二，積極參加目前的政治鬥爭　始終是革命的中國學生在目前北伐進行勝利，反赤軍閥末日將屆的最緊急的革命時機，不應該失去分毫努力的機會！　革命的武力向北方發展的結果，弄得吳佩孚棄甲曳兵而走。　吳佩孚此次的失敗，一方面是革命的武力與革命民衆結合的勢力的打擊，一方面表現出五卅凶手英國帝國主義在長江統治勢力的崩壞。　因吳佩孚在武漢的敗竄，把英帝國主義弄到了發狂的程度；她現在已變成了一條凶而且毒的瘋狗向着中國一切革命勢力亂咬！　英帝國主義在廣州，則無故派艦駛入珠江，奪取罷工糾察所扣留私運英貨的商船，威嚇革命政府以擾亂北伐軍隊的後防；在長江，則一面嗾使孫傳芳加入討赤以向北伐軍開戰，一面派重兵在後武裝登陸以向北伐軍示威；在四川，則更炮轟萬縣居民，益逞五卅慘案的凶燄。　此外，英帝國主義的朝野上下，最近更吹鼓『列强對華之共同政策』的空氣以鎭壓中國的赤化。　是近英帝國主義更感覺單獨干涉之不足，國際干涉之不可能進而勾結日本帝國主義，指揮孫張合作、援吳討赤。　這種舉動，尤其證明英帝國主義對中國『赤燄囂張』的恐怖，又抄襲張吳合作討北赤的文章以共討南赤，——不過把一個已失敗的吳佩孚換上一個尚未坍台的孫傳芳而已！　在最近排列我們目前的英帝國主義破壞中國革命，延長戰爭的種種暴行，那一件不值得全國民衆急起直追，誓死反抗？　號召大規模的羣衆運動，繼續五卅的烈士以與英帝國主義決鬥，是中國學生目前對政治運動中之十萬火急的工作！　同時亦就是學生贊助北伐之一種最有效力的工作！

為中國的民族利益及學生的本身利益而積極的參加此次北伐，為今年八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在政治上之最重的決議。　湖北并已有革命的學生領袖溯近一，曾策等二十餘人斷頭流

血以身殉此次革命的北伐戰爭。　學生之積極參加北伐，在事實上已不成問題。　不過在此處我們要說明的，贊助北伐的工作範圍，并不僅限於在湘贛鄂等省北伐軍作戰區域組織北伐宣傳隊，舉行北伐祝捷大會之一方面的工作。　全國學生無時無地在言行上不可以贊助北伐。　我們藉當地之一切問題，擴大反對軍閥的宣傳，即是間接替爲消滅軍閥而戰的北伐軍將士助威；我們加緊排貨的工作和反英的宣傳，即是對於北伐作戰之第二層對象的英帝國主義施以打擊。　在各地努力擴大民衆的宣傳，堅固學生以至於民衆的組織，建立工商學農各業民衆的大聯合，促成國民會議的實現，——擴大民衆的團結與勢力，以擁護國民政府取得武漢以後的政治統治，——尤其是我們在援助北伐的政治工作中，所應該即時努力的。

三、進行各地學生的復校運動與援助被迫離校同學的運動。　因討赤軍閥年來深入骨髓的剝吸與蹂躪，以致全國的教育，無不遍受其禍而淪於破產。　現在全國各都市城鎮的學校。不因經費無着而關門，即爲討赤軍所佔領而不能開課。　至於狗肉將軍在京津魯一帶對教育的撲滅：葉開鑫，陳嘉謨對兩湖學生的屠殺，學校的刼掠、尤爲每個學生所痛心的事件。開學以後，在兩湖北伐軍勢力所及之地，我們要做恢復教育秩序，擴充教育經費的運動，固不待言，在北方軍閥統治之下，我們亦應一致起來向軍閥索還學校，要求要有地方讀書。這并不是我們不知死活的向老虎口中討肉吃，而是藉此促成學生對軍閥壓迫的感觸，提高學生的反抗運動。

其次，在本年暑假期間，各地反動的學閥，教職員（尤其是在上海）乘機大批開除熱心愛國運動，努力爲學生聯合會辦事的活動份子，以邀寵於他們的洋人老爺，軍閥祖宗。　我

們決不要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的態度對付這個問題！　因爲他們旣能以最卑劣的手段開除愛國的同學於先，誰相信這般禽獸不用陰謀暗算我們於後？　唇亡齒寒，前途可懼。　此而不爭，學生同情心，學生道德之謂何？　因此，在開學以後，各地學生應該一致起來援助大批被非法開除的同學，對於這般心狠血凉的反動學閥，施以羣衆的懲創！　召集全團體學生大會，質問非法開除愛國學生的理由，　同歸於盡的决心，爆發援助被非法開除同學的學潮。　必須在各地暴發幾次盛大的反學閥的運動，拚着生藉不要來打破這般學閥的飯碗，使這般學閥受點打擊，纔能把這種反動氣燄消滅下去。　倘若我們自甘苟全，坐視多數同學因愛國而被開除，含寃負屈以失去學業，則我們自身的前途，將陷於無涯的危險，無時不可以繼被開除同學之後而遭暗算——除非我們沒有骨頭，甘願拿了父母的金錢來小心翼翼，奴顏婢膝的當這些學閥的順民！

上述三端，爲我們目前應該馬上進行的工作之犖犖大者。　每一項工作，無不待革命學生及時奮勉的努力！　全國革命的學生同志們呵！　在革命的赤潮激盪的時候，我們是不應落伍退後的！　快快一致起來：

鞏固自已的團結！

繼續參加革命工作！

爲本身利益和民衆利益而向一切反赤勢力奮鬥！

十五，九，十三。

謝爾盛斯基

布・哈・林

謝爾盛斯基 Felix E. Dzershinsky 生於一八七七，於一八九五年進社會民主黨。因爲他在波蘭和立沙尼亞革命的緣故，受到沙皇政府的酷刑。他好幾次被判做苦工，在牢裏凡十二年之久。一九〇六年，他做了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十月革命的時候，他是大領袖。革命成功，他手創非常委員會以對付反動份子，他自己被推爲非常委員會的主任。後來他又在人民委員會中做管理運輸事業的事，終究他還做最高經濟委員會的主席，同時又是國防局的主席。爲人堅剛果毅，衆所欽服。他在一九二六七月二十日下午四時四十分以心疾暴卒於家，死前幾小時還做一片激昂的演說。無產階級失去如此一個戰士，如此一個領袖，蓋莫不同聲追悼也。茲譯布哈林『謝爾盛斯基死了』一文以爲紀念，並給中國青年讀者們一革命的模範。

譯者

昨天，我們的同志謝爾盛斯基溘然長逝。他是被他末一次的熱烈的演說所銷毀了的：他已經把他燥烈的靈魂裏所有的火焰完全傾倒出來，就在這火焰裏，他被銷毀，他永遠去了。他是何等精神飽滿的站在台上！言語是如此坦直，講又講得如此奮力，簡直是個完全調好了音的樂器。他的演說並不是一篇演說，而是內心與智慧的叫喊，這叫喊裏聽得出他的瘋狂的意願和創造情感。每一個字都是一枝利箭，深深的刺入了同志們的心窠。每個人都覺得他是完全致力於他的主義。但是他對於自己他是不存在的。他並不向歷史的鏡子裏照照自己，亦不向平常的鏡子裏看看自己。他把自己的身子全投入工作裏。斷這工作，

牠的需要，牠的困苦，牠的創傷，牠的困難，使他就發出急切的叫喊，迫切，呼救，要求，……

忽然他的額上發現了奇異的光彩，忽然又不見了。他的眼睛被內火所燒而火熱的照耀着，同時他已支持得太久了。這個嚴肅的，奮力的革命戰士如此一直到最末，到他的墳墓。這直是一篇燃燒着的演說，十分生氣的手勢動作，强烈的願望的爆烈……。但是什麼使得他如此的呢？ 他的手緊緊的抓着胸口，好像要把他的心撕出一個傷痕來。 於是突然他的聲音，本來是如此響亮而激烈，變得和耳語一樣。 前額透出了點點的汗，匯成小流而流下來。 但是當我們看見了我們親愛的忠實的同志受到這樣痛苦的時候，每一個人還在對自己說『這是他的常態』。但是預兆在裏面說『完啦！完啦！』，一個極大的痛苦抓到了我們。

有了這樣一個憂悶的預兆，昨天我在謝爾盛斯基講演之後就離開會場。 我本早已知道他有病。 決定不去擾亂他的，因爲他需要絕對的靜養。 但是這可怖的預兆變得更利害了。 ……忽然來一個電話『謝爾盛斯基死了！』

『謝爾仁斯基死了！』你們，朋友和同志們，認識這個人麼？ 我們有不少的英雄，而且在我們『鉄的軍隊』裏面還有許多有能力的鐵漢。 但是謝爾仁斯基眞是蓋世無雙，沒有一個人能像他的。 他是火山裏噴發出來的溶石，他血管裏流的不是常人的血液。 說他在熟睡，我們腦裏的幻想已是奇怪，說他死了，眞是每一個人都難以相信。 因爲他是革命的火，像熖熖大炬照耀通明，像滔滔洪水，洶湧澎湃，像天際旋風，不可馴服，熱烈的情感，

一直如此把他燒着。誰曾看見謝爾盛斯基疲倦過呢？誰曾看見他不活動過呢？這些問題在謝爾盛斯基身上是沒有半點意思的。因爲他只在不停的工作戰鬥，生長着，他不懂『休息』是什麼東西。這便是他的天性。在他末一次演說裏，他說：『當我在做工，我用我全力去做』。他的一生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革命的意義是犧牲，謝爾仁斯基的整個是爲革命所有。經過了長期的監禁，他，一脫了手銬，立刻投入一九一七年大騷動的潮流裏。我們都記得當時這個可怖的革命者。對仇敵毫無憐惜，一直站在他的地位上，謝爾仁斯基做盡了工作，他的手推開了一切敵人的攻擊。夜晚不合眼；經常的不息；一直握緊的，乾燥而有力的手，絕對的沒有從容過。謝爾仁斯基不曾做但頓或馬剌（Damton or Marat. 法蘭西大革命時之領袖）的工作。他是如此坦白，坦白得沒有人能像他一樣。黨命令他做什麼，他立刻就做了——他愛黨比世界上什麼都利害，他爲黨而生，亦爲黨而死。所以，謝爾仁斯基永遠是個戰士，沒有恐怖亦沒有怨恨，一個共產主義的戰士，永遠不會被忘的。

在非常委員會（專爲對付反動派的組織），在運輸委員會，在經濟委員會，在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在羣衆中，謝爾仁斯基是有名不可污辱的，勇敢的，堅直的，水晶般純潔的，亢爽的和寬大的。他公開的在羣衆中行動。他的話每句是實在的，他待別人猶如待自己一樣直道，若是須要直道的時候。他時常說別人所不能說的實話。他有完全的權柄做這些事。這些權柄是他平生工作——一生的革命——所獲得的。革命是他的隨便什麼東西：空氣與光明，熱與愛，與生命。

對無產階級羣衆的創造力之無限的信仰，把謝爾仁斯基趕上前去。 這個信心裝滿在他的心裏。 他和這信仰心溶成一片，很自然，很坦白地走上他的路。 並不是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他享受高位；而是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他的人格如此之可親而他的人爲人人所愛戴。 他一面對工作異常忠實而同時又富有人類同情性：嚴厲的非常委員會長，實際上有很可親的人格，每一個在革命的路上的人，他就是這些人的快樂的同志。

不久以前，謝爾仁斯基同志有一個『假期』。 在這『假期』裏，他日夜的在察看南方金屬工業的情形。 『假』滿歸來，謝爾仁斯基的病狀更加沉重。 這個戰士的有了病，眞是我們內部的創傷，沒有一個人如他一樣銳敏的感覺到我們的缺點，內心如此的不安和苦痛不小的失敗，他都身受其痛。 他每一步都在揭破着有名的所謂『普通的格言』就是說，每人要先顧自己利益的。 他對社會的事事關心，把他漸漸消蝕，同時迫得他去一直到底地出力，終而致於成爲暴狂的過勞。因爲謝爾仁斯基總是用全力去做每一件事，所以他便完全忘了自己。 他好像一個火炬在被燃燒，照耀着向將來的人道之路。

這崇高巍偉的人物把他畢生獻給了黨，爲黨的統一，爲我們階級的專政。 他對我們遺下的主要的遺囑：是黨的統一，協力工作，創造的行爲，奮鬥。 這些要實現了然後勝利才能完成。 這個思想是包在我們所不會忘記的親愛的同志的影子裏。 永別了，兄弟！ 永別了，我們的眞的戰士！

一九二六，七，二二於莫斯科

討赤聯軍下之天津學生

炎・璠・

天津是北方工業和交通的中心，軍閥政客的出產地和貯藏所，帝國主義的勢力（根據辛丑條約而來的）最猖獗的地方。因此，天津的教育產生矛盾的現象，一方爲殘餘的宗法思想所盤據，另一方却又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化了。天津學生的思想，大部分是『官僚化』與『洋奴化』，一小部是『讀書救國派』與無所事事派。天津學生的思想，尙停留在『五四』運動以前的狀態，這就是可憐的事，在別處早已實行了的問題，如白話與文言，讀書與愛國，學生與政黨等，尙仍學生界的中心問題。天津學生，在過去曾熱烈的參加了『五四』，『五卅』等運動，但這些都成爲過去的事情，而且這些運動，多爲二三先進的領袖所領導的，學生羣衆，只是盲目的被動者，所以一時的高潮低落或政局的反動，又全般的入於睡眠狀態。『三一八』的慘殺，天津的學生，毫無舉動，就是明證。

天津中等以上的學校，有四十餘所，學生八萬餘人，高等小學，有百餘所，學生亦萬餘人。私立和教會立的佔三分之二。教育界的勢力可分天津派，教育局派，教會派。天津派與保定派互相對峙，歷任教育廳長，不屬於天津派即屬於保定派，保定派係以保定育德中學爲根據，但其勢力，多在直隸的外縣，天津毫無勢力。天津派以嚴修爲領袖，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爲健將，在天津教育界中有根深蒂固的勢力，思想非常反動。嚴修是大紳士，張伯苓是準研究系，因爲他們在政治上都有相當的勢力，常爲各派軍閥相勾結，而爲反新文化的中堅。教育局派的勢力，多在小學，其勢力亦較薄弱，其中分子，思想比較新穎，如馬千里曾爲『五四』運動的領袖，但因天津派高壓與飯碗問題的關係，絲毫不敢有所主張，尤其不敢反對天津派。教會派的勢力亦甚大，除在外人所立之學校外，在私立學校，亦有

相當的根基。　如南開大學中學，以教徒張伯苓的關係，南開差不多已完全教會化了。　教會派的反動，與各地教會學校一樣，更與天津派沆瀣一氣，建立了天津反動派的南大中心。

天津學生，在這樣反動的教育界宰割之下，只知道老博士，當買辦，做官，當議員，而反對一切愛國運動和新思想，毫不足奇的。

但是，現在有點不同了。　天津的學生，與商民農民一樣，從衛道教民的討赤軍教化之下，深深的認識赤與反赤的分別，慇懃的屬望着赤化軍，衷心內傾向於赤化了。

落後的天津學生，素視赤化為洪水猛獸的，但是，討赤諸大將領已給他們一個明確解釋了。　當李景林去年新標『討赤』名義時，的確使一般人以為『赤化』即是土匪的代名詞。後來，經過赤化軍短時的統治天津，已證明搶產共妻的話，完全不是那末一回事。　當直魯討赤聯軍再度入津時，第一張佈告是誇張討赤成功，禮教可以不亡，第二張佈告，就是強逼通用一文不值的流通券；軍用票，土匪軍（這是天津人送給直魯聯軍的名號）的搶劫奸淫，無所不至。　接着只有住戶閉門，商店罷市，警察罷崗。　討赤的結果，只是增加繁細苛酷的苛捐雜稅，十畝之家，須納捐及攤派公債等至二百數十元，於是只有完全破產與成羣的逃亡。　隨便問一個商人，農民或小孩：『你贊成討赤還是赤化』？　他的答語必定是：『肏娘的！　如果赤化軍眞要共產，只要明白的宣佈共產，乃才是幸福，比較這樣不明不白的搶產共妻痛快多了！　肏娘的，什麼討赤，討赤就是討咱們的命！』　的確，『赤化』已為天津一般民衆救苦的徵象，而討赤成為奸淫搶劫，苛捐雜稅的徵象了。

學生呢，從去年十一月起省立學校都停了課，騰出學校駐兵，學款作兵餉，五千餘學生

，都難民般的逃亡無所了。私立學校的學生，有些但亦不能上課，有的被拉作伕子，有的說話一有不慎即被指為奸細，在大街之上，梟首示衆；女學生更其不敢出門上學了。學生的家庭，大部分是破了產，或是無家可歸，根本上斷絕了入學的經濟。

在此種情形之下，學生不能不傾向赤化了。自然在高壓之下，不敢有所行動。如吳佩孚的機關報新天津報，平時宣傳反赤最力，在學生及平民中銷路最廣，該報曾銷二萬多份，但在討赤軍勝利後，則已減至二千多份了。反之，凡是接近赤化軍的報紙刊物，銷路則日漸增加。由此可知天津學生思想的轉變了。

省立學校的失學學生，為了失學問題，組織失學學生聯合會，作開學運動；省立學校校長及教職員，為了欠薪十八個月，無法生活，亦起來要求發薪，催促開學。這些都是表示天津學生與教育界，從實際的事件和生活的逼迫，深刻的認識了軍閥的禍國殃民，同時亦已認識了打倒軍閥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的必要了。

『赤化』，是多麼有威權的名詞，軍閥們隨便可以持為拘捕或槍殺的理由。然而在帝國主義及軍閥壓迫下的民衆，『赤化』是唯一的出路，反赤就是禍國殃民。天津的學生與民衆，從討赤軍的鐵蹄下，找着了自己的出路，實是一很大的進步。我在本文的結束時，不得不說：

『天津的學生已踏上『赤化』——革命的道路了』！

福州青年的爭鬥

代　青

周落入懸崖福州青年運動，最近有一個絕頂的表現，便是槍斃了三個學生，此種消息，在福州算是空前的。這是八月六日的事了：這三個學生（趙昉，許偉春，是學聯職員；王全官是二中學生）致死的理由，據他們的宣佈是：宣傳赤化，擾亂治安，……因此，就很輕易地把他們結果了。

現在試再返觀過去半年餘來的福州情形：自去年十二月廿五日反對基督教週，因爲福州學生和民衆，要舉行大規模運動，召集市民大會反段，同時各鄉農民，一致參加，反對苛重的丁糧給養費。事前學聯會反基委員長翁君良毓被捕了，形勢突然嚴重了。軍閥藉口他曾賣赤化書籍（因爲福州書店請他做經理）把他關在陸軍審判處（學生關在陸軍審判處，這時是創例，遂於此時決定以後凡有學生都是關在陸軍審判處，這陸軍審判處是最參酷的牢獄）備受苛刑，迄今不行判決。這是一個開端！從此而後，他秉帝國主義命令，封閉福州學聯會，及其他青年團體，沒收一切，一個個職員，連珠式都捕去了。單就學聯會言，已有十個以上，都放在沒有釋出希望的陸軍審判處。進而把一切文化機關都取締了，一切刊物都禁止了，印刷所，特創條例了，學校中，時佈偵探了，——一切出版，言論，集會，結社的權利都沒有了。一方面，教育廳，反動校長，注意赤化(?)分子，加以監視開除了在：這樣情況之下，說什麼自由，只有濃霧密罩，有加無已，現在遂以槍斃開矣，繼今以往，猶可以設想嗎？

我們很知道這中間的原因：（1）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的指使——福州是接近帝國主義的壓迫，尤其是日本，福州過去一切的青年行動，引起他們的不滿意，福州的學潮，總與他

們（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損失，實在不少；（2）福州青年崛起的反響，去年的一時期，適爲福州學生一切運動全盛的一時期，領導民衆，做不少的國民革命工作，因此觸動了軍閥的狂怒。（3）福州的青年，自己沒有堅固的團結，經不得摧殘，這可說是重要的主觀原因。 福州青年中間，先進的自然是學生，學生是青年的領導者，領導者沒有堅固的聯合，自然一擊卽散。 他們在過去的組織，完全脫離了學生基礎，近兩年來，才漸次注意，至去年，才開始實際的自身團結。 其次學生中間，官立學校和教會學校之間，歷史的觀念，兩不相投，經過猛烈的收回教育權運動，惡感尤深。 教會中奴隸性固然是很多，然而因爲學聯的錯誤，攻擊教會學校的學生，因此隔離自己的羣衆，給敵人——帝國主義和軍閥——造攻的機會。 學生內部，互相猜忌，疑被人利用，或是赤化，這最是糟糕。 這三者，形成了主觀唯一的原因。

我們更很知道：福州青年，決不會，永遠屈服的，他們總有爆發的一日。這我們看現在情形．便可知道：第一，在學生方面，福州青年學生，可算民衆中唯一革命的力量。 他不但是福州民衆的領導，在全福建實站第一重要的地位。 他們中間，確有不少的覺悟青年，在裏面活動。 在這樣壓迫之下，他們的分裂，一定是要聯合的。 今年五九，因遊行遭官廳的壓迫與軍警發生衝突，他們開會於英華學校，無論官立和教會，都派了代表，人數五十餘人，校數四十以上，這可見他們已覺得，非聯合不可了。 由聯合而漸圖鞏固，績未完的工作，卻又不是難事，至於猜忌，便可由解釋而消除。 第二，是農民方面：福州的農民，是受了極苛重的剝削。丁糧給養費，省公債，叠出不窮，而福州農民，担負特多，稅外加捐。

他們同時又受着騷擾，征收委員挨家按戶的苛勒，無故的虐打，甚則以抗稅被捕。附近各鄉，所謂血氣方剛的青年，時常和他們起了衝突。中間青年農民在附近小學讀書的，他們切齒道他們的痛苦。這些表明什麼，是表明他們已到了燃燒的程度，稍爲引導，即爲革命的力量。福州在鐵蹄下，那一個不受着强壓，哀聲，懷恨聲，隨時，到處都可以聽到。他如工人（青年工人不多）學徒，店員，那一個不是爆發的根源？

但是，在目前却是黑暗，半年來的壓迫以至最近的槍斃，不見一人的說話，反更死沉沉了！有的太近視，轉怨恨於赤化，還沒有澈底的認識，中了軍閥的深毒。此外，一部分素爲激烈的分子，過去多是浪漫的行動，現在乘機欲以手槍炸彈，作唯一的反抗。在現在政治局面下，福建軍閥，完全受了一方的支配，立在反動的地位，無端向學作進攻之舉，使福建——尤其是福州，受了更苛重的苦痛。這種從內部擾亂的行動，自然是很好的。不過一時的行動，總不能得到確定的勝利；過去事實，已經證明給我們，此時一切行動，應歸納於有組織之下，才是永久的成功。一方面，在這嚴重的時候，向沉沉的被壓迫青年警告，使他們猛省；一方面，他們在外頭的時候，更是起來的時機，雖然他們是怎樣戒嚴的。福州目前是需要積極致力于組織，從事於廣大的青年運動。

黑暗裏的福州青年，有了反抗的可能性，只有達到發大點，便可爆發。

黑暗裏的福州青年，自己因處在黑暗不自知，外面因蔽在黑暗不得知，我願意報告一下我更願意：起來擁護福州青年利益！福州青年團結起來！

十一月七日 (詩)

—獻於赤塚的同志們—

L. A. Motler著
一聲譯

爲最幸福的人生而戰爭的戰爭未曾完結，
要一直戰到自由與光明給我們休歇。
長眠赤塚的兄弟們啊，
不經苦鬥的軍隊不是我們的軍隊，
怯懦畏縮的戰士不在我們的行列。

我們的旗幟就是你們的旗幟，
我們的戰爭也是你們的戰爭；
從黃昏而昏黑而黑夜一直到紫色的黎明，
晨光將啓示這世界將如何去獲得美滿的收成。

兄弟們，你們用自由的手，在三月裏無顧惜的播撒自由的種子於人間；
自由的種子慢慢地萌芽滋長，
只無人能說何時是收穫的時間。

自由的穀實是收穫了，這收穫不是你們的，
因爲在戰爭中，有誰想到戰勝後的享樂與功績？
在深夜裏，當黎明是東方的陰影，當人們正在睡，
有誰想把穀實的收成屯積？

只有這十一月七日卻是你們的！
你們從農村趕上戰陣，把槍頭當作鋤頭，
把赤血當成清露，去滋潤田裏苦渴的稻苗，
全世界已目擊這赤色豐收，
全世界將牢記這赤色豐收所賜予的自由！

（註）十一月七日是十月革命爆發的一日。，赤塚(Bed Square)是十月革命死難烈士的葬地

對於革命者的悲觀(通信)

代英：　中國的青年，須致力於革命，奮起而打破一切壓迫弱小民族，及勞動平民，操縱全社會的經濟生活，全社會的生產機關和分配，擾亂人類眞正和平的怪物，達到我們一切痛苦問題之總解決，而平等自由獨立於世界，這本來是中國客觀的情形，及中國近百年來歷史的事實決定的，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但是已被決定而從事於革命的青年，很可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唾罵，因爲青年在求學時代，藉着『革命』的虛名，做騙父母欺自己的實際，荒廢寶貴的光陰，耗散若干的金錢，對於作革命所須要的『社會科學』完全未苦心鑽研，一字不讀，一目不窺。甚至連革命的常識，也不知道，美其名曰信仰三民主義，研究列寧主義，但是問他三民主義的目的及列寧主義的宗旨是什麼？　完全不能答覆；至於學校所注重的『自然科學』他們當然也是弄得莫名其妙了；從藉學校的招牌沉淪於吃喝嫖賭的污泥中與好時髦服裝貪取豐富口味的勾當，希圖升官發財的謬想，把他們來談革命，有什麼結果可言!?　帝國主義仍然有國際聯合一致向我們進攻，軍閥們還是如雨後春筍一般的伸張其壓迫的勢力，所以他們把革命一天一天的宣傳，而國恥同時也一天一天的加多，人民總是在水深火熱中過着痛苦的生活，並且等他們得到了政治舞台上的權柄，就施行屠殺的政策，壓迫眞正能愛國者的優秀青年，與社會上一切的惡勢力勾結起來，成爲其壓迫的工具，和侵略的爪牙，結果，既非革命者，也非愛國者，仍然是一個被革命者。　比方前在湖南『整頓學風，查禁共產』的小軍閥——趙恆惕，當他在日本陸軍學校讀書的時候，他筆所寫的都是革命的文章，口所說的，也是革命的言論，一舉一動，都是要革命，要救國；但是自他得到湖南政權而後，摧殘愛國志士，封閉愛國團體，大舉着反共產的旗幟，撲滅在湘的革命運動，甘心做直吳的傀儡，人民的公敵，拋棄了他從前所主張的『革命』與『救國』這兩個名詞，而墮落成爲壓迫者，被革命者。　又如鼎鼎有名的章士釗，何嘗不是一個留洋學生，何嘗不談革命，不談救國呢？　但是自他被段政府的利用，掌理全國教育總長的職權以來，遂發其野心，壓迫學校，解散女師，摧殘中等學校的

畢業學生，禁止學生參加愛國運動……………種種壓迫的政策，不遺餘力，只是束縛學生的心靈，關鎖學生的老腦，不能溶化近代的新思想，專講『埋頭伏案』，『閉戶讀書』，只要熱心愛護中國古代的文明，帝王文化，努力闡揚國魂，閉着門演復古把戲，和反革命運動，所以他所主張的『革命』與『救國』，完全是虛名，是爲將來圖謀自己飯碗的目的；我想他從海外歸來，在太平洋的輪船上，就連革命與救國的口頭禪，都把他一齊拋棄，沉沒於渺渺無邊地太平洋的水底下了；結果：他仍然還是人民的公敵，教育界的一大臭蟲，這眞令人痛恨極了宣

我們睜劇眼睛向四圍一看：一切反革命者——軍閥，官僚，政客，紳士，以及許多作奸犯科的人，有幾個不是從前談救國，。傳革命，由學生出身的呢？我們看從前五四運動的青年學生，現在竟有許多做了反動派的教職員，升了官，發了財，試問這種人來談革命對於國民，國家，與社會有什麼益處？

但是我們承認今日弱小的中國，應當須要革命、然而既非一般赤手空拳的學生吶喊所能奏效，並且革命的目的，是在『打倒帝國主義』，開『除軍閥』，所以被打倒者的利害衝突相同，遂有聯合一致的對我們下總攻擊，我們應當也要與全國一切革命的勢力聯合起來反抗，共同站在一條戰線上，拚命剷除人類的敵者，勇敢奮鬬的與帝國主義與軍閥決一死戰，以完成中國眼前極須要的國民革命運動，安可內部自行分裂，（國民黨就有左右兩派之爭，國家主義者與共產黨人也成爲對敵者），所以他們革命的人反對革命的人，互相爭鬥、互相攻擊，完全無合作的可能，毫無調和的餘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他們內部還不能聯合

一致的進行革命，又何能與壓迫者對敵，求全人類一切痛苦問題解放之成功呢？

我想以上所說的話，都是根據於社會上普通一般人的心目中所未瞭解而得來的，他們雖然是不完全明白革命的意義，但是這些話很可以有討論的價值，因爲有許多青年，徒藉革命的虛名，以將來圖謀自己的飯碗爲目的，與反動派互相勾結從中搗亂，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的戰綫、以致他們心目中認爲最有希望的革命的青年，完全靠不住，他們就甘心墜落，大家都不分青紅皂白的唾罵與攻擊革命青年。 所以我不禁把近來縈繫在腦海中的一切事情，光明正大的寫出來，望你在「中國青年」通信欄內發表，闢開他們的謠言，解釋他們的誤會，使他們拚命勇敢的殺賊，使他們樂意情願的赴前敵第一道火綫，集中勢力於廣州國民政府革命旗幟之下，努力促成他的北伐使命，找尋全國民衆的出路，何怕帝國主義不能打倒，軍閥不能剷除，而國民革命不得成功呢？

十五、七、十八、永年寄自湘西、

永年：來信可以反映一般無黨羣衆和普通社會對革命黨員的心理，因幾個革命黨員的不好，而懷疑，不信賴革命黨，甚至不信賴革命。 所云一般談革命者之不可靠，的確是社會間的一個事實。 在辛亥革命中，在五四運動中，都有此種現象。 常革命潮流高漲之時，有許多投機分子（尤其是知識分子），起來假藉革命的名義，做他個人的活動，尋求他個人的利益，因此減低了一般羣衆對革命黨的信仰，懷疑革新運動，不能積極參加革命，這是我們所最痛心的。 民國元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國民黨內部日章炳麟，劉揆一之叛黨，以及趙恆惕，陳炯明，從前均爲國民黨黨員，以後脫黨、變爲

反動派。 這些事實都是說國民黨內部沒有嚴格的紀律，不能事先禁止這些投機分子入黨，事後又不能即刻開除他們，以釋社會之疑慮，所以國民黨在民衆間喪失信仰數年，直到最近才逐漸恢復。 然而一般羣衆切不可誤認社會上談革命的都是假的、沒有眞正肯爲民衆犧牲的革命戰鬪員，這種誤解，卽是不觀察事實的籠統的武斷，這種武斷徒然使革命分子與民衆分離，妨害革命運動的進行。

一部分革命黨員的墮落，固然是他們投機之過，同時也是缺乏民衆的監督，假定民衆對於革命領袖只有依賴與希望，沒有自動的積極的努力去督促他前進，作他的後盾，則革命黨員是極容易爲惡社會所引誘，所腐化的。人類的天性，終不免於有些適應環境，在地位高權重時，若在他週圍只是黑暗勢力包圍他，沒有積極的革命的勢力的引誘，則他終不免於屈服。 我們的問題不在某個革命黨員的墮落，這是他個人的事，雖然有時我們也很可惜，我們的問題是怎樣有一強固的民衆運動、有一強固的革命黨，能監督和選擇我們的領袖，每個革命黨員墮落了，就有一個候補的代替他的職務，對於任何一個革命的領袖，我們不要有英雄或偶像的崇拜，認爲他是我們的摩西，他是我們的救主。 從前民衆那樣盲目信仰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固然錯誤，他們的失望固然是應當的，但是對於一個革命黨員，我們就要寬大些，給他以無限制的信託，也沒有這樣一個天經地義。 我們只能說，他革命時，擁護民衆利益時，我們就信他，但當我們一發現他有違反民衆利益的行動時，我們不論他表示得如何刮刮叫的漂亮；和革命，我們就要提防他和批評他。 就是對於孫中山先生這位偉大的，革命的創造的天才，我們也應

取這種批評的態度、何況別的革命黨員！ 英雄崇拜，偶像崇拜，是民衆不負責任的病態心理，不是健全的心理。

對於革命黨員的選擇與承認，不應當憑他一筆所寫的，卻是革命的文章，口所說的也是革命的言論，一舉一動，都是要革命，要「救國」，等浮泛的表現，而是要看他是否日常的不斷的爲平民服務，是否願意絕對遵守革命黨的紀律和革命黨的指揮。 在今日的中國，只有共產黨員是最精粹的革命分子，因爲他有鐵的紀律與統一的革命意志。共產黨與國家主義者，國民黨左右派的爭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爲必須把這些反革命的思想征服下來，民衆才可統一的集合革命旗幟之下。 這些革命營壘中的敗類不除，革命營壘的後方時時有被擾亂的危險。 革命黨內部的敗類不除，則革命小有成功，即有無數趙恆惕陳炯明出世，這種歷史的教訓是我們應當引爲殷鑒的， 我們只應問誰是誰非，不應籠統的怪相互鬥爭之不應該。

記者

軍隊士兵生活與政治工作(通信)

記者：我是政治工作人員之一個，最近接着一封命令，略說：「近如後方政治工作會議中，彭湃同志報告，自政府發行公債票後，一般貪官汚吏，土豪劣紳，以債票爲利藪，納人民於水火，種種狼狽爲奸之惡行，鬧得天翻地覆，本部從無聞知，是非各級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員，尸位曠職，何得有如此之現象。」這番說話，是因爲東江方面，有强迫農民購買債票情事

，破壞農會，彭同志有感而發！

現在，我亦有感而發了，蔣總司令說：「士兵是被壓迫民衆之一，我們要解放民衆痛苦，就要從士兵起。」那末，我要問現在軍隊裏搭發公債庫劵各二成，是不是要軍隊和農民同樣會對政府表示失望呢？　我想：兵友們雖然受了政治訓練，誰都知道愛護黨國，然而，二等兵月餉十元。　扣却四元——公債庫劵，簡直是鰕魚得肚屎，分文無着，怕未必有這樣熱心呢！

最難過的，便是我們政治工作人員，天天把革命的帽子給他們——兵友們戴着，甚麼改善士兵生活，說得天花亂墜，竟是口惠而實不至；這一回，更是撞着釘子，會有意外的公債庫劵的搭發，令兵友們深深的失望！

俄國——的兵友們，委實有些懷疑了。然而，我相信不但敝團是這樣，政府從無聞知，不是「各級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員。尸位曠職」。便是「知而不言」。恐政府說他們——政治工作人員指導無方，馬上撤差罷了。

記者先生！　這件事你怎樣批評呢？　倒要請教！

十五，八，廿五，政治工作一個人上

軍隊中政治工作人員的責任是訓練軍隊達到政治的覺悟，使其明瞭國民革命的目的，養成有主義有紀律的軍隊，然後能效命疆場，殺敵致果。　但我們對於軍隊的政治訓練決不是機械的，向他們高談國事而不及其本身利益，令他們過極辛苦的生活，而又減他們自覺的從事革命的戰爭，（甚至口頭上答應改良士兵生活，實際降低他們的物質生

活）。這和一般先生們主張工人應參加國民革命，不應提出改良本身利益的要求，在有覺悟的軍隊與工人看來，同樣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軍隊是要打仗的，是要準備時時與巷前敵的，這樣降低（不惟沒有改善）士兵的生活，『令兵友們深深的失望』，『委實有些懷疑，』假定的結果是兵士不願出死力戰爭或發生逃亡情形，使國民革命軍隊的戰鬥力消滅，爲敵人所乘，這正是平日你們不認眞訓練，『尸位曠職』的罪過，你們將成爲國民革命的罪人。在你所說的那種情形之下，你們應當老實不客氣把兵士的怨憤情況報告政府，直陳利害以促政府設法救濟，而不應緘默不言，坐視士氣之消沉。你們這種隱匿不報，諱疾忌醫是最壞事沒有的。你們爲什麼不效法彭湃同志呢？國民政府得到你們的報告後，必將籌畫改良的方法，免除工人之不滿的。

書報介紹

人民週刊（發行通訊處廣州國光書店轉，一元寄足五十期，每份四仙）現出至第十九期。

政治週報（發行通信處廣州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樓下，國內訂閱一元寄足五十期，零售每份銅元十枚，北方及長江各地任何團體機關學校或團體機關學校內職員索閱，立到即寄），現已出至第十四期。

中國農民月報（發售處廣州民智書店，國光書店，各重要商埠書店均有代售，每冊定價小洋一角，全年十二期，小洋一元），現已出至第五期。

中國各地的革命報紙，除了嚮導是全國的性質，宣示共產黨的對時局主張，及進行全國的政治鼓動外，各地的刊物我們以爲應多帶一點地方性質，把當地的人民痛苦情形提出討論，批評當地地方政治的得失，討論當地革命運動中所發生的問題，這種才可使那種刊物獲得當地群衆的信仰，而能實踐指導的作用。我們認爲廣州出版的人民週刊是最能實踐這種作用的，把一方面對於全國政治及國際政治有適當的介紹，但牠主要的論文，都是根據共產主義者的見地，分析廣東政治經濟，勞動運動農民運動的情形，提出他們的革命的主張。　廣東年來是中國民族革命的根據地，在那裏舉行過幾次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又是農民運動經驗最豐富的地方，假使我們要知道省港罷工的情形，廣州工人運動狀況，農民運動的狀況，國民黨的問題，國民政府問題，假使我們要明瞭這些問題的實際內容，我們不可不訂一份人民週刊。

政治週刊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的機關報，其作用是在供給省外人民了解廣州政府現狀的材料，除了國民政府的宣言，國民黨的宣言，及許多重要的政治報告，財政報告外交村料及廣州人民的政治生活情形外，我請讀者注意該報第四期，第五期汪精衛蔣介石先生的講演，那時正是國民黨右派猖獗，召集西山會議企圖修正孫先生所手定的聯俄聯共政策的時期。汪蔣先生對於右派的理論及政策略上錯誤的批評和糾正，是很有影響的。當時各地的國民黨部對西山會議羣起而攻，國民黨左派的勢力盛極一時，現在恐仍有許多青年不明瞭聯俄聯共的意義，則此等演說他們實有熟讀之必要，方能走入正當的革命道路，團結和擴大左派的基礎。

中國農民是一個比較帶理論性質的月刊 對於農民運動中的問題如土地問題，政治鬥爭問題，與國民革命，社會革命之關係，都有詳盡的發揮。最重要的是各地農民運動的報告，可以供給各地做農民運動者的材料，尤其是澎湃同去把他數年來做海豐農民運動的經驗自大家報告，可以使一般知識分子從來不知如何接近農民的得到很好的榜樣。 農民運動是中國國民革命中最重要的問題，沒有農民參加國民革命，國民革命的勝利是不穩定的，現在北伐軍已攻下武漢，在湖北，湖南，河南，陝西的志士們，都有到民間去做農民運動的可能，我希望他們要充分利用中國農民月刊中所藏的寶貴經驗。

同胞應速起打倒英帝國主義（讀者之聲）

仰之

英帝國主義近來在華之萬惡，言之令人怒髮衝冠。 其在廣州方面，英軍艦橫衝直撞於省港，英兵上陸任意驅逐中國人。 拘捕中國人，槍擊中國人，搶去中國船，佔據中國碼頭，機關槍密密排列；拘捕之中國人，加以蔴繩捆綁，如待大盜，搶去中國貨船，安放水雷於中國艦左右，行若無事。

其在汕頭，馬蘇城區海面放水雷，英兵上岸槍擊中國人，與在廣州之行動相同。

其嗾使陳炯明黨羽在香港召集東江匪首七十餘人商議騷害廣東，接濟一切活動費，接濟槍械，凡有持陳炯明小照到領槍照者，無不給與。

自翊文明的大英帝國！ 如是！ 如是！

若在長江流域言，則更痛心！ 特助吳佩孚二百萬磅，使打倒廣東政府，遠東艦隊陸續

開武漢及上游各處，必要時，再派香港海艦前往，武漢河面雖寬，只見英艦佈滿，英旗飛舞．彼探悉新堤金口間之後金關地方爲革命軍渡江擊取漢陽制吳佩孚死命之要道，乃派英艦在彼游弋，以遏革命軍之搶渡。 當革命軍來時，槍彈密擊，大砲震天，艦爲參加歐戰厥功甚偉者，砲爲精銳之大砲，爲中華民族謀解放之革命健兒，遂於兩小時間犧牲無數矣！ 英艦藉名護送商輪，實際參戰助吳，則已一而再．吳軍艦五艘掛英國旗，欲突破金口，更爲公開之秘密．

吳佩孚爲英帝國主義走狗，吳氏盡忠於英帝國主義之戰事，著着失敗．英帝國主義知在華末日之來到，一面續調三華艦赴華，表面曰瓜代現駐華之兵，實則增加兵方！ 她又因吳佩孚不大中用，乃命滯留威海衞之英使拜訪奉天張作霖，大批英國歐戰時英兵用之鋼盔三萬具亦運交張作霖作屠殺我人民護衞之具矣！

長江革命軍勢力如火燎原，民氣勃起，英帝國主義之兇燄亦猛然突燃．而繼五卅沙基等之萬縣慘殺遂立刻演出。 據其在華機關報字林西報向華人威嚇之宣稱，『萬縣船上，屍如山積：：吉和輪船之左舷，血花飛濺如新漆作紅色，而萬縣輪船艙面，則血液腦漿，遍地淋漓：：：英艦考支却非以六英寸口徑之砲轟城，共發三十九枚，或五十六枚。 全城起火：：：：火光燭天，終夜不熄．吉和之機器間華人：：：翌日有人與之語，輒爲淚下：：！』而英砲船維持琴號則以快砲猛轟，路透社十二日電，估計華人至少死傷二千名．而字林報之諄諄致孫傳芳『用敏捷之手腕，攻打革命軍：：』每日新聞（英報）又鼓吹共管中國．哀哀華族，死尙有葬身之地乎！

我中華民族爲生存計，應一致團結起來，火速打倒英帝國主義。遊行示威，喚醒民衆。抵制英貨，勿爲英人服務，勿賣貨物與英人，收回英人在華內河航權，對英經濟完全絕交，如廣州省港及廣東全省已收大效之一年餘抵制，我敢斷言英帝國主義在華之死亡，必無若干時間矣！

新女性　九月號

中國女子的覺醒　陳望道
再論『厚慈薄孝』　廖次山
我的女性解放觀　劍波
寄母　摩殊女士
古希臘戀歌　李金髮
打破內的神秘觀念　黃漢瑞
婚制述略　周寸中
性生活的變態　慨士
愛的教育　仲持
南充嫁歌　鄧天喬

每册一角五分半年六册八角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郵費在內定報處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開明書店開幕期內預定八折

一　新女性合訂本第一册
二　洋裝紙面布脊金字每册九角開幕期內概售八折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開明書店特價展期

本店爲便利遠方讀者起見，特價展期至九月底止；本版書一律八折。又，凡欲索閱「一般」創刊號者，附來郵票六分，卽當寄贈一册。

嚮導週報　一七〇期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出版

我們的北伐觀……………………述之
廢約運動與九七紀念……………龍池
注意長江英艦干預戰爭…………超麟
孫傳芳解散保衛團與上海資產階級…述之
奉票跌價與奉系軍閥之前途……超麟
北伐聲中廣東之政治狀況(廣州通信)叔堅

發行編輯通信處：廣州國光書店黃正君
分售處：各省各大書坊
另售：每份三分

本刊啓事

凡有投稿或通信寄本社者，可向就近由名代售處轉遞，因廣州郵遞時有遺誤，望讀者注意。

文學週報二四二期目錄

月夜之話　西諦
馮九先生之穀　黎錦明
鐵路之旁　子愷
介紹我自己　燕志儁
景致　燕志儁

定報處：上海閘北香山路仁餘里廿八號
另售：每份二分

發行部
編輯部
通信處：廣州國光書店李義君

廣州　丁卜書報社
北京　各學校號房
長沙　文化書社
寧波　寧波書店
武昌　時中書報社
共進書社
福州　福州書店
香港　萃文書防
汕頭　汕頭書店
蕪湖　科學圖書館

太原　晉華書社
朝州　青年書局
雲南　新亞書局
重慶　唯一書社
振亞書店
寶慶　書報流通處
西安　西安書社
成都　華陽書報流通處
紹興　亞民文具實業社

價目

訂閱：國內一元寄足三十五期。國外一元寄足二十五期。郵票代款九五折算。但以一分半為限。

代派：六折計算。寄費在內。十份起碼。十期清算一次。概不退回。

零售：每份三分。